

国家安全 公民手册

《国家安全公民手册》编写委员会 编写

- ◎ 国家安全的概念
- ◎ 中国国家安全环境
- ◎ 境外间谍机构对华活动的主要手法及案例

主要间谍情报机构

不同时期的国家安全防范措施

《国家安全法》知识问答

国家安全有关法律法规

时事出版社

第一章 国家安全的概念

国家安全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而是已成为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的综合安全。

国家 安全

国家安全是国际政治中最基本和常见的术语，也是各国在国际斗争中所追求的最高目标，以及民族国家永恒的主题和重要的属性。

国家安全的基本含义

国家安全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一成不变的定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用不同的立场观察问题，人们的解释往往差别各异。英国学者曼戈尔德谈到国家安全时说：“人们越仔细地观察它，

问题就越多，人们在定义安全时，要么过于宽泛，以致没有实际意义；要么过于狭窄，以致引来了直接的挑战。”另外，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国家安全也必然意味着不同的事件，这取决于人们必须保卫的东西，而且取决于威胁的性质。美国学者多伊奇在《国际关系分析》一书中指出：“安全的含义往往是不明确的。”国外的一些知名学者，诸如布赞、弗雷、杰维斯、沃尔弗斯等人，也都否认安全有确切的含义，认为它不过是个模糊的象征。

国家安全的定义之所以会引起诸多争议，主要在于安全所包含的内容是个动态的过程。在国际社会中，每个国家的大小、强弱不一，所处的环境和所受的威胁千差万别，从而使各国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相去甚远。就一个国家来说，其威胁既可能是来自内部，也可能来自外部；既可能是军事的，也可能是经济的。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环境变化，各国安全的感受不同，追求安全的手段与途径也就不一样。

要准确理解“国家安全”的定义，首先要从理解“安全”的定义入手。汉语中的“安全”概念是指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在英语中，“安全”（security）的词根源于 sure，有“确信、万全”的含义，而法语的“安全”也有相同的词根 sur。Sure 在演化为 secure（se + cura）之后，便表示“无忧无虑”（careless）。语言学家多将这个英文词汇解释为一种主观上的“感觉”。但在法语中，“安全”有两个词，即 securite 和 surete。前者表示一种“感觉”，后者表示一种“状态”。从字面意义上看，与安全概念相对应的最基本因素是威胁和危险。而对威胁与危险的理解又包含主观认识与客观存在两方面内容。具体而言，安全不仅表达了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或状态，也是一种心理感受，即使客观上不存在威胁，由于心理上感到威胁，也就仍然存在安全问题。同时，安全还是一种手段，即要具备有实现安全的手段与实

施途径，做到有备无患，心中有数。只有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感到威胁，同时又有某种消除威胁的有效力量和途径，安全的主体才能有真正的安全。但在现实世界中，三者完美结合的绝对安全是不存在，安全和不安全往往是相对而言的。

安全问题源于利益的冲突。而利益冲突又源于资源的相对稀缺和人们总希望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源而导致的人类竞争。参与竞争的主体是多种多样的，安全总是相对于一定主体而言的。由于参与竞争的主体不同，也就产生了安全主体的多样性，安全主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能是团体；既可以是法人，也可以是国家。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安全内涵。国家安全的内涵是指国家面临内外威胁的现实和心理感受，以及保障安全所运用的国家安全手段。“国家安全”是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条件下，国家主体对事关其利益的各类威胁的感觉和为消除这些威胁所尽的各类努力。“国家安全”是利益、环境、感觉、理想与实践的统一，是主客观因素合二为一的综合概念。

国家安全是民族国家的基本属性

国家作为安全的主体，与其他主体一样，也有其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国家有维护自己不受威胁的需要，这种需要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任何国家都想维护自己的存在、发展，消除来自各方面的不安全因素。因此，国家设有维护国家安全的各种机构和机器也是必然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国家维护国家安全的力量与其他安全主体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只有国家才享有独立、永久拥有自己的军队、追求本国军事安全利益的权力和能力。

在历史上，各个国家、各个朝代的统治者都面临王朝更替、外敌入侵、内部动乱等切肤之痛的问题。由此也便产生了国家安

全的观念。在古代社会，人们虽未正式使用“安全”、“国家安全”等概念，但其基本含义都体现于诸多文献之中。中国古代文献《左传》就提到“居安思危”；《艺文类聚》中提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不危焉。”这些都成为历代统治者维护统治的警世箴言。英国著名政治学家霍布斯在《立维坦》中也提到，只要国家感到不安全，它就会以“一种角斗士的姿势，眼睛彼此盯着，把武器指向对方”。可见，维护国家安全与生存是每个国家的本能反应。

虽然有关“国家安全”的理念由来已久，但直到现代民族国家出现后，“国家安全”才被作为国际政治术语正式提出来。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直到法国大革命后，“安全”概念的主体才真正从“个人”拓展到“国家”。直到20世纪40年代，“国家安全”作为一个完整、明确的词汇概念才首次由美国专栏作家李普曼提出。二战结束后，美国国会通过《国家安全法》，并依此法组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此后，“国家安全”这一概念在各国政府机构的名称或法律条文中频繁出现，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常用的标准概念。

“国家安全”的完整概念之所以直到现代社会才出现，主要原因在于以往长期以来对国家这一主体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传统的政治学以阶级属性来划分的国家，二是以具体的、作为生命有机体的特性来划分的国家。在当代国际政治术语中，人们谈到“国家安全”时，其主体已被基本上限定于民族学中的国家，而非政治学中的国家。在这里，国家存在着三大构成要素，即：人民、疆域和政府。也就是说，国家安全的主体指的是现代民族国家，只有现代民族国家才能谈得上真正的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的内涵具有动态性

“国家安全”的内涵是由国家安全所受的威胁和各国由此制定的安全目标所决定的。从历史上看，资源的争夺主要是以战争这种极端的竞争方式进行的。战争造成国家灭亡，生灵涂炭，是世界各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和长期威胁。因而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保卫疆土不受侵犯，就成为各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和追求目标。由此，在一定意义上讲，军事安全似乎就等同于国家安全。不管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国家，都以加强军备作为保障国家安全的主要措施。一个组织良好的民族，只要骁勇善战，不仅对内可以自保，对外也可以进攻。纵观几千年来的人类史，军事因素虽是不少大国崛起的安全基础，但军事安全的“异化”则成为某些大国衰落的主要原因。保罗·肯尼迪在《大国兴衰》一书中指出：“如果一个国家把它的很大一部分资源不是用于创造财富，而是用于军事目的，那么，从长远来看，这很可能将导致该国国力的削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分扩张，它就要冒一种风险：对外扩张得到的潜在好处，很可能被它付出的巨大代价抵消了。”可见，战争作为竞争手段的选择，即使对于强大的国家而言，其作用也是有限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利益范围不断拓展，竞争的领域和手段也在不断拓展，“国家安全”的内涵也在不断拓展。也就是说，国家主体面临的威胁及实现安全的手段与途径，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不同的时代，国家安全有不同的内涵、不同的侧重点。因此，国家安全的内涵具有动态性。今天，随着国际斗争的领域出现重大变化，与军事等“传统安全”相对应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非传统安全所涉及的领域主要包括经济安全、信息网络安全、资源安全、环境与污染、国际恐怖活动与

有组织犯罪等领域。由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经济安全问题，在非传统安全的所有领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信息网络安全是非传统安全中最新出现且飞速发展的问题；资源的流动、争夺是非传统安全中一个斗争十分激烈的领域；环境与污染是涉及各国切身利益的全球性问题；如何处理吸收外来先进文化与继承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成为国家安全的深层次问题；国际恐怖活动与有组织犯罪也成为各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因素之一。人们普遍注意到，只注意军事安全已非常不够，安全问题不仅涉及军事问题，而且呈现出综合性的发展态势。近年来，各种新的国家安全概念不断提出。其中，“综合安全”的新概念成为时尚安全词汇，并很快为各国政治家和外交家所接受。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国家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综合国力的竞争，今天“国家安全”的概念已不再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而且涵盖了经济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等诸多方面。

国家安全，寄托于强大的综合国力，而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经济和科技是最核心的内容。20 世纪是科技革命的时代，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科技实力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科学技术这个“火车头”若出现故障，国家经济的列车就不可能快速前进。发达国家早已实现了工业化，现在又在信息化进程中占了先机之利，走在知识积累的前列，一定程度上对发展中国家形成了知识霸权。对后者来说，如何进行知识创新，是一个不能不考虑的重要问题。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是难以屹立于死界先进民族之林的。

提到国家安全，必须区分“国际安全”与“世界安全”两个概念。“国际安全”是针对若干个国家而言，更多地是从国家关系这一国际政治层面去理解的。而“世界安全”则更多地是从全

球化、“地球村”这一全球体系去解释的。总的来说，随着全球化、一体化、信息化的发展，各国间的互动关系加快、相互依赖关系加强，一国在追求国家安全时必然还会受到“国际安全”与“世界安全”的制约。也就是说，“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世界安全”存在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国家安全”不可能为纯粹的一国行为，各国在追求国家安全的同时，必须考虑到他国的反应及合作，从而使其国家安全具有全球和国际的因素。另一方面，“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和“世界安全”又是对立的。由于世界仍是主权国家建立的体系，所以各国在追求“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时往往更注重国家安全，其追求国际安全往往都是为国家安全服务的，超越国家利益追求国际安全及全球安全并不符合当前国际政治的本质。

国民安全

国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

“国民安全”就是指一个国家的国民生存和发展权利不受威胁。从国家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来看，任何一个国家要想作为国家存在，都必须具备一定数量的国民。没有国民也就没有国家，没有国民安全也就没有国家安全。国民安全不仅与领土安全、主权安全等一样是国家安全的“源生内容”，而且还是比国家安全其他方面的内容更为根本的“核心内容”。

所谓国家安全的“源生内容”，是指任何时代、任何条件下、

任何形式的国家都必须包括的基本安全内容。因此，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即：领土、人口、主权）便成了国家安全的基本源生内容，这就是领土安全、国民安全、主权安全。由于国民不仅是在国家产生时就是国家的基本构成要素，而且是在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过程中始终都是国家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内容”。所以，在与领土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科学安全、资源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等等的比较中，国民安全还处于国家安全的核心地位，是国家安全其他内容所围绕的中心。王朝更替、元首遭难、经济危机、政治崩溃、领土被占、主权旁落，都会威胁甚至严重威胁国家安全，但是一国的国民能够生存下去、发展壮大，那么就不能说这个国家彻底消失了。历史上，以色列曾被征服，国土不保，人民流离，但顽强的犹太人却能够复国重建，在曾被征服的土地上建立起新的国摇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德国都曾因战败而被占领，国家主权不复存在，但日本大皇却明确地意识到，只要能够保住日本国民，向敌人投降是可以忍受的，因为只要还有日本人，他们就能够重新使日本强大起来，重新恢复自己的主权和尊严。与此不同，历史上曾一度辉煌的西夏国，由于被蒙古所灭，国民基本被屠杀殆尽，国家永远也无法复活了。

因此，无论领土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等等方面如何重要，国民安全在与它们的比较中必然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核心地位。

国民的安全和利益是国家安全的根本目的

如果把国家安全所包括的内容组成一个圆形，国民安全无疑处于核心位置；如果把国家安全所包括的内容分为目的和手段，那么相对于国民的安全和利益来说，国家安全及其包括的其他方

面都只是手段，而只有国民安全才是最终的和最根本的目的。

国民与国家的关系其实是人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社会及各种社会组织的形成和发展，无论在客观上还是在主观上，都是为了人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类选择社会及其不同的组织形式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对社会组织的选择既是主观能动性伸张的过程，也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人之所以组成社会，就是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人才能够更好地生存与发展。人之所以组成国家，就是因为国家能够保障国民的安全、利益和发展。社会及包括国家在内的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从本质上讲都不过是人类的各种不同的生存方式。人组成社会是为了自身的安全、发展和利益。

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是社会与人的关系的一种具体表现。所以，在理解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时，必须要正确把握社会与人的关系。国家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从客观必然性上讲，其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服务的，也就是为国民服务的。因此，国民的安全和利益也就是国家一切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一切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目的。

国家安全是国民安全的根本保障

国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和目的，这并不是说国家安全及其包括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等等不重要。国家安全虽然以国民安全为根本目的，但是，由于国民安全只有通过国家安全才能实现，国家安全是国民安全的根本保障，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代表国民集体利益的国家安全比国民个体的安全更为重要。

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既体现在它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更体现在它是国民安全和利益的根本保障。国民的安全和利

益，从根本上说也只有通过国家的安全和利益才能得到根本保证。这是国家与国民、国家安全与国民安全之间的另一层关系。无论从历史事实上，还是从现实国际关系中，人们都会找到许多国家安全而使国民安全和利益得到保障，国家危亡而使国民安全和利益失去保障的例子。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从“热战”到“冷战”再到“后冷战”，我们都会看到许多国家在濒临灭亡的状态下，其国民利益和安全所受到的损害和摧残。“二战”期间，中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国家安全遭到重大破坏，沦陷区中国国民的利益和安全失去了基本保障，许多人被日本侵略者逼得家破人亡。历史上，每当一个国家受到其他国家的侵略或威胁时，国内的被统治者之所以能够与统治者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就是因为多数国民认识到，如果国家不存在了，那么自己就会成为“亡国奴”，其安全就会更没有保障，其本身就会处于一种更悲惨的境地。当一个国家的安全得不到保障时，大多数国民的安全状态便必然恶化。这可以说是一条客观的历史规律。

国家安全是国民安全的基本条件。这既体现了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又体现了国民安全的根本目的性。国家安全最直接的目的虽然是维护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但就其最基本意义而言，则是为生活于国家中的国民服务的，国家安全直接保护的虽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国民，但根本的目的则在于保护所有国民。国家安全对国民来说具有更直接的重要性。国家安全及其包括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等等方面之所以重要，恰恰表现在只有国家安全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民的安全和利益。也正因为如此，国民才有义务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

国家安全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国民的利益和安全，这当然不意味着任何条件下任何一个国民的具体利益和安全都高于国家的利益和安全。就群体来说，国民安全比国家安全更为根本；但就个

体而言，国家安全却比国民安全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国家安全的整体上体现着全体国民的利益和安全，而某一个具体国民的利益和安全却不一定体现着全体国民的利益和安全。正是由于国家安全是群体意义上的国民安全的基本条件和保障，因而在一定条件下，为了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也就是为了作为群体国民的安全和利益，就需要牺牲某些个体国民的安全和利益。人类社会要生存和发展，必然遵循这一法则；国家要生存和发展，也必然遵循这一法则。因此，现代文明国家一方面重视国民的安全和利益，把国民的安全和利益作为国家安全的根本目的来看待，切实维护国民的安全和利益；另一方面又强调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高于国民个体的安全和利益，要求国民树立为国家和利益献身的精神。

国家军事安全

军事安全的定义

所谓军事安全，是指国家运用军事力量捍卫国家的安全，维护国家的主权完整和长治久安，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为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军事安全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指国家在客观上是否存在军事威胁。一个国家所面临的军事威胁，可分为外敌入侵和内部动乱。历史和现实表明，国际社会是由各种利益不同的国家组成的，为追求自身的利益，各国

往往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争端，最后甚至兵戎相见。与此同时，各国内部也存在不同的集团，它们之间在利益无法调和时，就可能诉诸武力。因此，只要国家还存在，各国必然会面临各种内忧外患。

二是指国家在主观上是否具有军事安全感。国家在不同时期、不同军事力量对比环境下，安全感各不相同。在国际社会中，小国与大国为邻，即使大国无威胁小国之意，小国也有一种不安全感。此外，个别大国为谋求绝对安全也常常对小国、弱国动辄诉诸武力，使这些国家无安全感可言。

三是指一个国家是否拥有维护国家安全的军事手段和军事能力。维护军事安全主要靠通过自身军事实力来实现。但在近代社会国家间通过军事结盟，以集体力量遏制对手的做法也很常见。特别是在一体化迅速发展的今天，通过推进国际军控与裁军进程，加强军事外交，建立军事领域的互相信任，也是维护国家军事安全的重要途径。但通过加强自身军事实力，仍然是谋求本国军事安全的基本手段。

军事安全的新趋向

军事安全历来是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关键一环。它与经济、政治等安全因素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国家安全的综合有机体。然而在相当长的历史发展时期，绵延不断的战争与冲突过分强化了军事安全的地位和作用，制约了国家安全概念的正常拓展。在某些特定的时间或空间内，军事安全被等同于国家安全。谈论安全问题，人们自然而然地往往首先想到军事问题。按照传统观念，国家安全主要涉及的是军事问题，其次是外交问题。

冷战结束后，随着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和综合国力竞争的加剧，经济安全等因素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日渐突出。

国家安全的概念也从狭义的军事安全观向广义的综合安全观转变。但是国际安全环境中的不安定因素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新的军备竞赛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还会呈上升之势。国际关系理论界又在开始重新反思军事因素在新世纪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

随着时代的变化,任何一个安全因素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作用以及表现形式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军事安全也不例外。具体而言,军事因素的新特征主要体现在军事安全的威胁源、战争的形态以及维护军事安全的手段等方面的变化上。

(一)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成为军事安全的主要威胁。军事安全的主要威胁是指对整个世界安全的军事威胁,这是各国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宏观背景。目前,国际社会对军事安全威胁源的认识分歧很大。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将某些发展中国家列为未来军事安全的主要威胁和挑战。但实际上,从世界安全形势的发展趋势看,对未来世界军事安全造成威胁的主要来源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冷战结束后,世界大战的威胁有所减弱,但局部冲突与战争并未相应削减,甚至在某些年份和地区有上升的趋向。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美国等军事大国的武装干涉而引起的。21世纪初,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军事革命的不断深入,世界军事安全正经历着一场更深层次的变革与调整。世界主要军事力量,特别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将进入新一轮的军事扩张期,全球军事战略格局的不平衡将有进一步加剧的危险,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将面临新的挑战与考验。当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军事安全领域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世界军事力量格局失衡不断加剧,美国军事优势更加突出。首先是在军费开支上,2000年,美国的军费开支高达2889亿美元,占全球军费开支总额的1/3,并计划在未来的6年中增加军费开支3190亿美元。其次是在军事装备的规模和技术水平

上,在当前世界武器总产量中,美国已占 46—49%,武器装备数量为世界第一。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美国还将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不断加快军事装备现代化进程,特别是信息技术方面的进程,以发展和完善美国军队的信息指挥和控制能力,建立起美国在未来世界军事格局中的支配地位。

二是美国及其主导的军事同盟的军事战略更具进攻性和挑衅性。如:美国政府于 1997 年提出新的“塑造—反应—准备”军事战略,进一步强调军事力量在“和平时期”的“参与功能”,明确提出美国的军事战略部署应立足长远,为“战略间歇期”以后的安全挑战做好准备。并将中国和俄罗斯明确列为潜在的全球竞争对手,将美军全球战略的定位从“全球力量、全球抵达”升级为“全球参与”。1999 年 4 月,北约出台的新战略也将其防区扩大到了北约成员国以外,而且提出北约在采取军事行动时无须获得联合国的批准。特别是美国以“人道主义干预”为借口,置联合国的宪章于不顾,强行干涉别国内政,将成为世界不安全的主要根源。

(二) 战争形态的演变已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战争是军事因素中的关键变量,不同的战争形态将会产生不同的军事安全威胁,重塑不同的军事安全格局,缔造新的军事战略与学说。因此,战争形态的转变势必引起军事因素的全面更新和军事安全概念的根本性变化。国内外军事专家普遍认为,人类已经经历了五种战争形态,当前正在进入第六种战争形态,并正向第七种演进。其中:

第一代战争以使用冷兵器为标志,以传统的手工生产为基础。军队由步兵和骑兵组成。作战方式主要是方阵。

第二代战争以使用火药和滑膛枪为标志。军队出现了使用滑膛枪的步兵和使用火药、罗盘的海军。作战方式以线式队形为主。

第三代战争以使用火枪和火炮为标志，以工业化初期的蒸汽机使用为基础。军队形成了步兵、骑兵、炮兵等诸兵种的合成部队。作战方式以纵队和密集散兵线队形为主。

第四代战争以使用自动化武器和机械化武器装备为标志。军队成为陆海空等多军种、兵种合成的较复杂的系统组织。作战方式以快速突击为主。

第五代战争以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为标志，以原子技术和空间技术为基础。军队中出现了战略导弹部队。

第六代战争是在核威慑下，以使用高技术的精确制导武器为标志。

第七代战争则以信息化武器为主。

根据这一划分方式，有人认为科索沃战争标志着人类进入了第六代战争形态，认为“这种战争形态嬗变的加速，使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主战武器上的时代差距进一步加大，必将导致下一世纪初世界安全形势总体上的变化，由霸权主义国家发动的大小局部战争也将出现越来越明显的频繁性和倾斜性，使一些受欺凌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十分不利的战略位置”。

实际上，第六代与第七代战争形态划分的界限并不明显。科索沃战争也不是第六代战争的开端。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海湾战争中，精确制导武器就在战场上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多国部队投射的弹药总量中精确制导武器虽只占 7—8%，但却摧毁了伊拉克 80% 以上的重要目标。在科索沃战争中，精确制导武器被大批量运用，信息化武器也崭露头角。这种现象，带来了军事活动空间的全盘扩大，使军事活动由三维（陆海空）空间向五维空间（海、陆、空、外层空间和网络空间）的推进，并将进一步带来外层空间和网络空间军事化的危险。美国国防部太空事务代理副部长帮办克林格认为，海湾战争是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

事件，这一事件突出表明“太空的许多战术应用”。而在此前，人们尚未意识到这一点。海湾战争后，美国军事实力对太空的依赖度不断增强。目前，美国民用太空预算已增至每年 138 亿美元，而军用太空开支的公开预算则达到 150 亿美元。据有关专家分析，这项开支实际可达 250 亿美元，占国防总支出的 10%。在美国的影响下，一些军事技术发达的国家也纷纷提高军用航天能力，为未来的外层空间争夺做好准备。

(三) 维护军事安全的手段日益多元化。首先是威慑手段多元化。美国等军事大国在继续加强核威慑的同时，企图通过建立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等措施，建立攻防一体、战略与常规并重的多元威慑体系。其次是军事合作的多元化。军事合作不再是军事结盟或联手对付第三方，而是扩展到非盟国和非友好国家，合作的方式、内容、范围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三是军事安全开支的多元化。随着经济因素在国家安全体系中地位的不断上升，军事与经济因素的结合日益紧密，国防部门已不再是单纯的国民收入消耗部门。军事机构通过对经济安全的维护而间接创造的价值，使国防部门成为了“增值”部门，达到了以军养军目的。

军事安全的消极因素在增长

首先是军备扩张，尤其是某些武器系统的开发将使有关国家之间增添不必要的敌意，造成新形式的军事对抗和大国关系的紧张。美国坚持开发部署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就是突出一例。其次是武器装备升级换代速度明显加快，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实力差距将进一步拉大，世界军事力量格局不平衡将进一步加剧。21 世纪的军事力量对比中将更加强调资金与技术的高投入和高产出。这种对技术水平和经济条件要求甚高的军事力量发展趋势显然对发展中国家更加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可